

L
A
N
G
J
I
A
X
I
A
N
G
Z
I

郎家巷子



(下)

王维堡
／
著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郎家巷子

(下)

王维堡
著

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L
A
N
G
J
I
A
X
I
A
N
G
Z
I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郎家巷子/王维堡著. —银川: 宁夏人民出版社, 2010. 5

ISBN 978-7-227-02201-5

I. 郎… II. 王… III. 纪实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51134 号

郎家巷子 (下)

王维堡 著

责任编辑 哈若蕙

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

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

网 址 www.nxcbn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

开 本 710mm×960mm 1/16

印 张 30

字 数 300 千

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27-02201-5

定 价 59.80 元 (上下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第四本 寒鸦鼓噪岁暮迟	(1)
第五本 浊流远去涛声暗	(63)
第六本 秋雨绵绵有尽时	(133)
尾 声	(223)
附录 参考引用部分文史资料篇目一览表	(227)
后 记	(231)



金
驼
丛
书

第四本 寒鸦鼓噪岁暮迟

郎八自己骂自己，活该倒霉，赔了夫人又折兵，金灿灿的耳环和戒指，白白送给了虢大。郎八婆姨干望着它们从自家的首饰盒子里飞出，自家舍不得戴，珍藏了多年，如今却到了别家，直心疼地流出了泪花。郎八没有给婆姨说出真情，怕婆姨一闹欢，整个郎家巷就知道了，他怕本家嫂子郎先生婆姨，从小是她带大的，虽说郎先生婆姨比他大个不到十岁，但也是“老嫂如母”啊。怪就怪自己那张不值钱的尻嘴，喝了点尿酒，把不该说的全倒腾出去了，让瘦猴烟鬼虢大刮了一顿鼻子，数落得一钱不值，没有一丁点人味气。毕竟自己也是五尺高的男子汉大丈夫，在他们的眼中，竟然不当人看。操他妈！你虢大是个什么东西！呸！要不是披着一身黑警服，还不是宁夏城里的地痞流氓！你听听新华街上卖吃喝的，谁不在骂你！？王八蛋操的，猴戴帽子你倒像了人！训斥你爷爷来了，等共产党解放了宁夏城，活扒了你的皮！不信你试试！还有你，骚婊子“破碴子”，山河湾出来的，卖烂尻的货，当着郎家巷老少爷们，骂我儿子黑球是小龟贼！这回戴上爷爷的耳环戒指，美气啥嘛！昨晚夕送了过去，骚婊子拿在手里掂量了一阵，还撇嘴，白吃馍馍嫌分量轻？有本事你罢戴么！装模做样的，没等老子出门，赶紧就戴上了，说得好听，戴上看看随不随。呸！郎家巷的人谁不知你虢大两口子是男盗女娼？郎八在炕上翻来翻去思谋着，嘴里不停地骂着，耳里不断传





来张驼背吆喝“西府井甜水啦！”婆姨进屋冲他喊道：“不睡了就起！你眊眊，日头都晒到尻子上了，还在被窝里挺死蝗呢！”婆姨朝他撒气，缘由为那金耳环金戒指。郎八哭丧着脸，拽着被头把脸一蒙。婆姨又说：“大热天，小心把你捂馊了！”一摔门帘子出去了。郎八在被窝里捂出了汗，心想到，是啊！大热天的，曹老爷子该死了。还不死！曹老灰！郎八一甩被子，翻身坐在炕上。按照当初的协议，发放高利贷的利息，收回来二八分成，也就是说，曹老爷子得八，郎八得二。郎八看到今年的形势不妙，共产党节节胜利，国民党节节失败，南京落在解放军手里，西安落在解放军手里，兰州快都保不住了，何况银川呢！有钱有势的达官贵人纷纷做逃跑的打算，马鸿逵空运走了多少家产。这都是道听途说来的，管他妈嫁给谁呢，赶紧催要高利贷利息是真的，得一算一。几个月来，郎八马不停蹄，连哄带诈，那些贷款的小商小贩们，挤牙膏似的，总算要回来不少。郎八背着婆姨儿子偷偷数了数，竟有几百块现洋。每次都是趁着二奶奶上街买菜抓药的时机，人不知鬼不觉地溜进槐树院，给曹老爷子汇报情况。眼见曹老爷子一天不如一天，有今儿无明儿，郎八就打起小九九的算盘曹老爷子一死，他就可以独吞了。每次见到曹老爷子，郎八都装穷酸相来，说利息难讨要啊，贷款的那些人都坏了良心啦，买卖不好做呀，等过一阵子吧，等等。曹老爷子呢，虽说半身不遂，瘫在炕上，但头脑还清楚，儿子不常在身边照顾，多亏了郎八鞍前马后的伺候，再说感激他给娶来个二奶奶，招呼吃，招呼喝，端屎倒尿，洗洗涮涮，屋里屋外像那么回事，因此，没把他当外人，一直当儿子看待。郎八说啥曹老爷子都信，只说：“世道艰难，勤跑着点要！”郎八也就假眉三道地一个劲儿搪塞。那天下午，在同福居喝酒，骠大真也罢，假也罢，数落他一顿。但有一句像剑一样，刺痛了郎八，那就是曹老爷子的独生儿子曹副官，军法处里的小阎王！刘慕侠四姨太贴身使唤丫环马金秀遭酷刑，

他听说了，沸沸扬扬传遍了宁夏城。听了的人，无不骇怕，都同情马金秀，可怜一个女娃娃家吃尽了苦头。谁抓进军法处都别想没点伤出来，那是宁夏城里的活地狱！郎八听了打了个激灵。我的妈呀，万一曹老爷子知道了我在日哄他，再抖搂给他的独生子，我还能浪打浪吗？让曹副官随便捏个罪名，逮进军法处，我郎八非大卸八块不成！唬大毕竟是在世面上混出来的，不拿出金货来咋堵住他的猴嘴呢？耳环戒指，少说值几十块现洋，唉，揉个肚子疼算毬了，倒是曹老爷子这一关咋过呢？郎八穿戴好了衣裳，趿拉着鞋，洗了把脸，琢磨着去曹家。走了一趟后院茅房回来，郎八拿定了主意，多少送过点现洋再说，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啊。郎八在院里转悠了一阵，挂眼看见二奶奶挎篮子出了街门，往柳树巷去了，估摸着她是上菜市场去了。便折进屋里掀开蹲箱盖，从木匣子里取出用牛皮纸卷着的一百块现洋来，揣进怀里，锁好箱子，出了屋，来到街门朝巷子里瞄了瞄，又朝斜对门槐树院里瞄了瞄，见院里没啥动静，蹑手蹑脚踏进街门，进了曹老爷子的家。曹家还是飘着满屋子的药味，郎八瞅了瞅，大热天的，窗户开着，屋门吊着竹门帘子，药味就是出无尽。屋内正墙上挂着的那幅《春槐图》、门扇上的《钟馗捉鬼》剪纸，似乎被熏得失去了光泽。屋里更加阴暗，只见曹老爷子平躺在炕上呼哧呼哧直喘气。郎八一步跨到炕沿边，把曹老爷子扶靠坐起，从怀里摸出牛皮纸卷着的一百块现洋来，在他眼前来回晃动。面容恹恹的曹老爷子，眼窝深陷，颧骨高耸，眼望着就剩皮包骨头了，此刻，暗淡无光的眼睛，一见是现洋，顿时来了精神，瞳仁里充满光泽，举起右手一把攥住不放。郎八扯着嗓子说：“托你老的福，总算要回来点利息！但不多！”曹老爷子呼哧呼哧地说：“虱子、虻子都、都是……肉，世道……快…不…行了，要…一、一点……回、回……来……算、算一……点，实、实……在……不行……的、的……话，你、你……陪我儿、儿……子、一、一起



……去、去要，连、连本……带、带……利、都……要回……来！省得……竹、竹篮子……打、打……水一、一……场、场空！”郎八听到要陪独生儿子去讨本息，脸立马烧了起来，“老灰真狠毒！尽出绝招！怪不然他儿子那么像他！”郎八看见曹老爷子右手把卷着的现洋放在炕上，右手指头在慢慢抠着现洋的厚度数数，“老灰怕我哄了他，你眊眊，你眊眊！”曹老爷子数完现洋，又用手抖抖擞擞掀开枕边的紫檀木镶铜匣子盖，把那卷现洋放进去盖上了。郎八咽了口唾沫，“倒是有钱人家，木匣子都比印们家的高级！”曹老爷子呼哧呼哧直喘气，瞳仁里的光泽仿佛与现洋一起被关进木匣子里似的，眼睛顿时暗淡下来，“你……把、把……我……放、放……倒睡、睡……下。”郎八顺从地把曹老爷子平放在炕上，借机摸了摸曹老爷子的肚子，胸脯瘪得像一把干柴。此时，郎八闪出一个邪念，不如乘没人时将老灰掐死算毯了，反正是棺材瓤子了，多活一天多祸害别人一天。忽听院里顺儿母亲喊顺儿看家，说要上福茂园打醋去，回来蘸荞面搅团吃。一听到醋，郎八嘴里觉得一股股酸味在翻腾，把刚才的邪念翻进肚里去了，想着二奶奶快回来做早饭了。也罢，让你老灰多活几天。也该走了，院里有了动静，万一把曹老爷子掐死，让人瞧见，我还不是独生儿子枪下鬼？想着，躬下身子，在曹老爷子的耳边大声说：“我听你老的，这几天我天天去催，等曹副官有空了，我陪他一块去把本利要回来！”曹老爷子微闭着双眼，呼哧呼哧喘气，右手按着木匣子不松开。郎八用眼扫了一下屋子，南屋终日见不着阳光，阴暗的光线笼罩着屋里的一切，炕上的炕柜，地下的衣柜、八仙桌、条桌、太师椅、衣架，以及条桌上摆着的面镜、帽筒、煤油灯、瑞士坐钟、茶具等，再加花纸顶棚，雕花木格窗，就连雕花木隔墙和幔帐，都显得灰灰的一片，它们陪伴着主人不死不活没一点生气。如花似玉的二奶奶，咋就能耐着性子陪着曹老爷子生活了一年多，难道她真的不怨恨我吗？



大在同福居饭馆子里不是说了么。郎八没有进二奶奶居住的东屋，不知道里面是个啥世界，总之，这屋子像个棺材似的，能把人憋闷死。郎八透过窗玻璃朝院里瞅了瞅，院里没动静，不知啥时候，院里的老槐树上挂上了一只画眉鸟笼子。郎八迈起步子，步子显得沉沉的。走吧，若碰上二奶奶，她那一双忧郁的眼神我可受不了。郎八一挑竹门帘子出了屋，径直朝街门口走来。人世间的事真有微妙之处，俗话说，绳怕细处断，碗从纹处裂。偏偏遇了个偏偏，正当郎八心慌意乱走到老槐树下，二奶奶臂挎菜篮子从街门走了进来，身后相跟着虢二，见虢二手里用围裙子拎着个沉甸甸的东西。郎八定了定神，满脸堆出笑容，抢先说：“二奶奶买菜回来啦？虢二哥快放暑假了吧？”见二奶奶怒视他，郎八讨了个没趣，紧走两步到虢二跟前，“让我来拎，啥宝贝看把你累得出了一头汗！”虢二忙说：“不用，不用，到家了。”郎八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从虢二手中接过那东西来。虢二抹了抹脸上的汗水：“大兄弟有空了，进屋坐坐。”郎八搭讪着说：“嗨，你哥没在，毛旦娘俩没起来。”说着把那东西提进屋放在炕上。虢二媳妇闻声从灶间出来，用茶盘子端着热气腾腾的米汤和锅盔饼：“郎八兄弟快上炕，陪你虢二哥一块吃早饭！”爬在炕桌上练毛笔字的锁柱，赶紧把笔纸收撮掉，腾出了窝窝。郎八搪塞着说：“黑球妈等我吃饭呢。”说罢出了虢二家。

虢二的心思不在早饭上。他三口两口扒拉掉一碗米汤，就着春头丝咸菜啃了半拉锅盔，便急匆匆地解开了围裙子，蹲在炕沿边欣赏起那宝贝——砚台来。这几天虢二忙得不可开交，学堂巷到了期末考试了，贺兰石刻店的阎老二阎万庆托人捎话来，说那块贺兰石雕出来了，让他无论如何赶紧拿走，不然，宁夏城著名绅士白贡甫就要下手了。虢二毕竟是文化圈里的人物，很清楚白贡甫。阎氏每得一石刻一砚，必就商于白贡甫。白氏爱砚成癖，家中藏有砚谱，可资参照，故人称“白砚台”。民国二十三年春，



南京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宋子文来宁，马鸿逵为讨好宋氏，特向白贡甫征睹砚谱，索取了三方贺兰砚，赠给宋子文。这三方砚品，一为紫蟹趴玉池，栩栩如生；一为青叶托白莲，大有香远益清之致；一为素砚，貌虽平平，然亦为砚中上品，宋子文对此三方砚极为珍视。白贡甫对素砚倒没什么，惟独对前两砚视为珍宝，无奈胳膊扭不过大腿，眼睁睁地看着被马鸿逵取走了，暗地里咬牙切齿，表面上还得堆出笑脸来。为此，白贡甫大病了一场，成了宁夏城的趣闻。阎万庆为给虢二刻这一砚台，小心翼翼地包着石头找了白贡甫，参照砚谱，琢磨如何雕刻。白贡甫到底是行家，一眼看出虢二这块贺兰石不是寻常的石头，便帮助阎万庆“相石”和“俏彩”，依照荷叶形，和紫绿两色天然交错的特点，雕成头尾长一尺二、宽九寸、厚一寸的砚池盒。砚池八八见方，头部隆起处，雕着一只长三寸、高六分的紫色蜻蜓，张着双翅，垂着头对砚池饮水，白贡甫给它起名为“蜻蜓点水”。盖长九寸厚三分，盖子的“叶脉”利用天然紫色。将盖子与砚池盒对严扣上，上下通体呈为绿色，那只紫蜻蜓宛若在荷叶上面，吞噬小虫。砚台完工之后，白贡甫傻了眼，这个叫“蜻蜓点水”的砚台，胜过他原来的那个叫“紫蟹趴玉池”的砚台。不但大，而且神，怎么看“蜻蜓”都比“紫蟹”更加活灵活现。围观的阎氏三弟兄和阎老大的儿子阎子江，无不欣喜若狂，想不到他二叔阎万庆雕了一辈子砚台，如今雕出了个宝贝。阎万庆双手抚摸着他雕的这个宝贝，泪水盈眶，嘴里喃喃地咕哝：“你可是印们阎家的神神啊！”阎家兄弟被世人称之为砚油子，意思是技艺盖人。当虢二见到它时，几乎惊呆了，半晌说不出话来，临出门时才想起来给钱，立即从衣兜里掏出十块现洋，郑重地用双手举过头递给阎万庆。倔强的阎万庆哪里肯要，坚持按上个月说的让虢二用它写一幅字，作为报酬。阎万庆说：“虢先生的条幅远远超过十块现洋！”虢二自愧地说：“我的字那么值钱？”阎氏三兄弟和阎子



江说，“就是的！宁夏城里的文人谁不夸赞你的字！”虢二只好收起现洋，说过几日把条幅写好裱好送来。虢二在炕沿边上下左右观看着砚台，正在吃饭的婆姨和儿子也被砚台吸引住了，娘母俩放下筷子，饭也不吃了，围住砚台观看。锁柱摸着蜻蜓，“妈！你看老虎招招真的一样！”虢二媳妇把儿子的手扒拉开：“小心给你老子掰掉了！”虢二听了哈哈一笑：“又不是纸糊的！这是用刀雕出来的！”虢二媳妇摸着盖子：“你瞧瞧，多像一片荷叶！”锁柱要端起看，虢二媳妇用手按住：“别动！掉到地下就碎了！”就在一家子陶醉在喜悦之中时，顺儿和他妈，毛旦和他妈，二奶奶寻声进来了。顺儿和毛旦，一见那紫蜻蜓，爱见地伸手就去摸。锁柱站在炕上，大声喊道：“我妈说了，只准看，不准摸！”众人听了，哄堂大笑。虢大婆姨咧着嘴，“你妈没有这么小气！”众人又是一笑。顺儿母亲说：“宁夏有五宝，这大概就是蓝宝了。”二奶奶说：“还有红宝枸杞子，黑宝发菜，黄宝甘草，顺儿爹经营的是白宝二毛皮筒子！”顺儿母亲又说：“想不到贺兰石能雕成这么好的东西！”二奶奶说：“我爷爷的砚台比不上这么大这么好！”虢大婆姨冲着锁柱说：“你爹给你置了个传家宝，就看你了！”顺儿母亲接茬说：“锁柱是聪明娃娃，你看炕上的字描得多好！”二奶奶拿过锁柱的描红看着：“是不错，将来会赶上他爹的！”众人七嘴八舌，就见虢二媳妇用茶盘子端出几杯子热茶来，“大家喝，大家喝！”虢二给每人递了一杯。

虢二正在兴头上，乘众人散去的时候，一人独自进了里屋书房，摊开雪白的宣纸，在“蜻蜓点水”里研好了墨，着笔在砚池里来回润着，就感觉到一股香味扑鼻而来，那只紫色蜻蜓仿佛摇晃着翅膀，轻轻舔着墨汁，一双瞳孔泛起光泽，意欲起飞。虢二眯着眼，嘴里不住地发出啧啧声：“真是好东西！好东西！”虢二看看润好的毛笔，又瞅瞅摊正的宣纸，再摸摸蜻蜓尾巴，琢磨给阎万庆师傅写什么字好。就在他踌躇之时，一抬眼，看见玻璃窗



外瞅他的二奶奶，他好像是遇见了救星似的，招手示意叫二奶奶进屋来。二奶奶进了书房，说：“就二哥写字我不能打搅你！”就二便把阎万庆刻砚台不要钱要条幅的事说了，他犯愁不知写啥好。二奶奶闪动晶莹的眸子，沉吟了片刻，说：“人家看重你的字，你何尝不写一幅名家词来酬谢，将来也好出手变卖呀！”二奶奶这一句倒提醒了就二，写什么呢？二奶奶说：“不妨就写苏东坡的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词吧，用狂草，那样看起来有气势，我来给你研墨。”就二连连点头称是，又把手中的毛笔在砚池里蘸足了墨汁，开始下笔了。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、千古风流人物。故垒西边，人道是、三国周郎赤壁。乱石穿空，惊涛拍岸，卷起千堆雪。江山如画，一时多少豪杰！遥想公瑾当年，小乔初嫁了，雄姿英发。羽扇纶巾，谈笑间，檣櫓灰飞烟灭。故国神游，多情应笑我，早生华发。人生如梦，一樽还酹江月。”落款为：书赠贺兰石刻店阎万庆师傅抄苏东坡《念奴娇》词酬谢刻蜻蜓点水砚台民国三十八年夏日就二敬书。就二兴致勃发，一口气用狂草写出了这首千古绝唱脍炙人口的词。二奶奶一旁看得心醉神迷，夸赞不已。就二来了情绪，让二奶奶继续研墨，再写一幅行书。就二又摊开一张宣纸，见墨汁研好了，将笔在砚池里润了润移在纸上：“花褪残红青杏小，燕子飞时，绿水人家绕。枝上柳绵吹又少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！墙里秋千墙外道，墙外行人，墙里佳人笑。笑渐不闻声渐悄，多情却被无情恼。”二奶奶放眼望去，就二写的行书是苏东坡的《蝶恋花》词。就二写下了书苏东坡《蝶恋花》词的落款，却不写书赠何人和年月日，不觉心中有些纳闷。便问就二：“这幅字给谁呀？”就二笑着：“你猜猜？”二奶奶摇头，就二说：“这幅字给你呀，你看这一句‘天涯何处无芳草’你就是芳草嘛！是你给我出了个好主意，给我研了墨，我不能白使唤你嘛！”二奶奶听到此处，脸腾的一下红了，探头看看院里，见没啥动静，便喜滋滋地端着那幅行书字回屋去了。



一转眼又是“头伏”了，院里的槐树叶子被晒得蔫蔫的。天一热，曹老爷子从呼哧呼哧喘气，转成上气不接下气，更让人毛躁的是，他一连昏迷不醒了几天，这一下，着实把二奶奶吓坏了，做饭也不是，喂药也不是，身边不敢离人。顺儿母亲看着她很难心，天天过来帮二奶奶照料。请来柳树巷开诊所的大夫张大先生瞧瞧，张大先生扶扶“二饼子”眼镜摇头说：“曹老爷子不行了，赶紧准备后事吧。”万不得已，二奶奶打发“浪打浪”郎八去找独生儿子回来看咋办。半夜，鸡叫头遍时，顺儿母亲听到上房屋里二奶奶一声尖嗓子长嚎，慌忙点煤油灯穿衣下炕，顺儿被惊醒了，问他妈咋啦？顺儿母亲说：“快，曹老爷子完了！”趿拉着鞋，直奔上房屋。顺儿穿上衣服也撵了过去。不大一阵工夫，虢二和媳妇也跟了进来。二奶奶披头散发伏在曹老爷子身边哭得死去活来，炕头边一盏煤油灯在二奶奶的长嚎短哭里摇来晃去，几个人影映在花纸顶棚上徐徐摆动。曹老爷子痛苦地紧闭双眼，深陷的眼窝、高耸的颧骨、干瘪的脸颊、乱糟糟的胡子，人一变形，更衬着屋里阴森森的，顺儿心里觉得很害怕，抖着腿肚子直朝他妈身上靠。二奶奶不住地捶打炕沿子：“我咋活呀！我咋活呀！”虢二拉也不是，劝也不是，感觉在这场合里不知咋办好。顺儿母亲和虢二媳妇一边劝说二奶奶，一边不住地抹着自己的泪水。待二奶奶哭乏了，顺儿母亲和虢二媳妇把前两天置办的寿衣全取出来，从头到脚给曹老爷子换上。虢二把买来的洋蜡点着了六根，齐刷刷摆在曹老爷子的头前，暗示曹老爷子六十忌数。几个人把屋里的镜子都用黑布罩上，又用雄黄酒掺上水里里外外洒了。这样一直折腾到天亮，虢大两口子打着哈欠进来了。虢大婆姨直愣愣瞅着泪人似的二奶奶，长叹了一口气：“唉，把别家丫头害苦了！”虢大用手捂着金牙，挺了挺胸脯，问虢二，“等曹副官回来再说吧！”虢二点着头，自言自语地：“总算解脱了，解脱了！”说罢瞅了瞅哀婉中的二奶奶。





天大亮的时候，独生儿子和“浪打浪”坐着一辆军警用吉普车慌慌忙忙赶回来了，还带着三个宪兵。独生儿子一进屋，见阵势不寻常，他爹脸上盖着白布，三步并做两步，扑腾一声，跪倒在炕沿边下，朝着曹老爷子嚎了一阵，骠大扶他也不依。末了，才起身向痴呆呆的二奶奶询问了一些情况，然后，掏出现大洋指挥“浪打浪”和三个宪兵，买棺材的买棺材，请吹鼓手的请吹鼓手，报丧的报丧，置冥物的置冥物。快晌午时，各路人马陆陆续续回来了。一路人马“浪打浪”领着抬回一个又大又亮又厚实的上等的红色柏木棺材，不用问，这是从有名的宁夏城南大街刘记棺材铺抬来的，做工、样式很招人眼，里外都用桐油油了，停放在屋中央，一下把人镇住了。独生儿子阴冷的瞳仁，立马闪出喜悦之色，不住手拍打着棺材盖板。二路人马请来了一个鼓手，两个吹唢呐的，是东门上邓家鼓乐班的，在银川享有盛名，屁股还没坐定，独生儿子手插腰干，吩咐立即在上房屋的台基上吹打起来，首曲吹的是《哭长城》。三路人马从北王元大街唐记寿衣冥物店买回白麻布、黑樟、黑纱、黄表纸、白麻纸、花圈、花篮、花幛、香、表、纸糊的金童玉女、车、船、轿、马、羊等物。骠二将一个花圈写上二奶奶的名字，一个花圈写上独生儿子的名字，又写了两个斗大的“奠”字，分别贴在棺材头和院里的老槐树干上。顺儿母亲、骠二媳妇、郎先生婆姨盘腿坐在二奶奶的炕上，赶制出两件孝衣让二奶奶和独生儿子穿了，众人又赶制哭丧棒、招魂幡、纸钱钱。骠大婆姨碍着独生儿子的面子，脱掉艳装，找了一身素素的衣服穿了，扭着尻子装模作样干这干那。正在这时，小脚老婆子迈着碎步送来一块幛子，并说，有啥事也让她干，别见外。二奶奶有气无力地说：“太难为你老了，那就伺候茶水饮食吧。”有个正在灶间喝水的宪兵打量着小脚老婆子，见她嘴瘪瘪的，嘴唇薄薄的，脑后梢用黑纱罩着个发髻，穿一身黑襟短单衣，大热天裤腿还用黑布带绑得紧紧的，那一双脚也真



小，大概有三寸吧？走路颤颤巍巍的但脑门子却是光溜溜的，看来很精神。那宪兵跟她闲聊了两句，一打听她快六十了，夸她腰板硬朗，再一问，才知道是喜子的妈。那宪兵曾经和喜子在一个部队，后来才转到军法处这里。说话间，郎八婆姨也进来了，买来一条羊后腿和各种蔬菜。二奶奶当众夸小脚老婆子做羊肉臊子面是一绝，“姨妈！今天人多，煽上两大锅臊子汤，麻烦郎八婆子再跑一趟，压二十来斤机器长面吧！”小脚老婆子用舌尖舔了舔嘴唇，“嗯”着绾起袖子，准备剔肉。郎八婆姨拽着那个宪兵压面条去了。独生儿子请骠大、骠二弟兄俩应酬送花圈幛子的宾客，他和“浪打浪”指挥几个宪兵布置灵堂与灵棚。灵堂就设在一进门的外屋里，原来挂骠二画的《春槐图》地方，挂上柳树巷章藏珍“宝珍”照相馆放大的曹老爷子一尺大照片相框子。照片上方披有绾着花朵的长条黑纱，照片下的八仙桌上摆着灵牌、香炉、长明灯、供品等。灵棚设在曹老爷子住的窗根下。请来的阴阳先生，先给曹老爷子剃了头，刮了脸，又用缠着棉球的筷子蘸上烧酒给曹老爷子洗尽了脸、手、脚，一边洗着，一边嘴里念念有辞道：“开眼光，亮堂堂；开耳光，听八方；开鼻光，闻味香；开嘴光，吃猪羊；开手光，掌宝箱；开脚光，走天堂！”阴阳先生开光后，将手中的筷子和酒碗，从房前扔到房后。末了，阴阳先生又给曹老爷子嘴里含上一枚铜钱钱，说麻钱能镇邪，四面八方来的各种鬼神不敢靠近他，让他安安静静享受阴间里的幸福生活。众人听着阴阳先生这番话，无不点头称是。阴阳先生洗净了手，然后点着了黄表纸在曹老爷子周身熏了熏，这才人殁了。在钉棺盖时，二奶奶、独生儿子披麻戴孝，跪在棺前失声痛哭。过了一阵，棺材被移入灵棚内，左金童、右玉女，纸车、纸船、纸轿、纸马、纸羊摆在两旁。棺材前也摆上供品、香炉和火盆。凡是来送花圈挽幛的人，对这副上等棺材和棺材头上斗大的“奠”字都投来赞许的目光，红白喜事嘛，客人们注重婚宴的饭菜如





何，丧事当然是棺材的质量与气氛了。宁夏省银行派人送来了几个花圈，有一个特大花圈是行长李云祥送的，条缎带上用隶书写着：“一生辛劳开辟基业垂千古，两袖清风功德无量宜后人。”再的小花圈是银行会计部、出纳部等送的，缎带上分别写的是：“高风传乡里，亮节昭后人。”“寿终名望在，身去德音存”与“天不遗一老，人已是千秋”。吊唁者看了李云祥写的两句无不捂着嘴偷笑。號二心里有数但在脸上不表现出来，就把这几个花圈立在灵棚的里头，省得惹人嗤笑。那两杆唢呐呜呜咽咽吹的《哭皇天》很凄惶，吹唢呐的人腮帮子鼓起来瘪进去，显得很费劲，但悠悠扬扬的唢呐声却招来了郎家巷的街坊邻居和不少的远近行人。郎家巷的人们出于对二奶奶的怜悯，“不看僧面看佛面”，有的送来了幛子，有的送来了花圈，有的送来了挽联，再加上槐树院里的三家及独生儿子军法处、社会各界送的，把个三合院塞得满满当当的，顺着號大、號二窗根下，一直排到街门口。顺儿、锁柱、毛旦和黑球几个娃娃，上院一气，下院一气，街门口一气，跑得满身是汗，要不是老槐树的树冠遮着阴凉，出出进进的人怕要憋闷死。在街门口，一群人一边朝院里睡着，一边发议论，有的说“曹老爷子死了也好，免得二奶奶活受罪！”有的说：“唉，年轻轻的成了寡妇，咋活呀？”有的说：“车到山前必有路，怕啥呢？瞧她那么好的模样秉性，怕没人要？”有的说，“咸吃萝卜淡操心，有别家呢！”说这话的人嘴巴朝来人撅起，众人一看是“浪打浪”郎八往街门口走来，说了声“走吧！”这群人便走散了。

郎八吃了小脚老婆子的两碗羊肉臊子面出来的，因为去寻找独生儿子，坐吉普车颠了一趟金积堡的董府，才找到了。一夜没睡好，这时觉得困了，撂下饭碗子便不住嘴地打起呵欠来，但一双眼睛却满屋子搜寻曹老爷子的紫檀木匣子。那里面装着见不得人的秘密——发放高利贷的契约和现大洋。从抬曹老爷子入殓、



清理炕上曹老爷子的衣服被褥，一直到把棺材移置屋外灵棚，就是没有看见那匣子。是不是被二奶奶藏起来了？在大衣柜里？炕柜里？蹲箱里？不得而知。整整一上午，郎八总是神不守舍地干这干那，很少和别人说话，眼神也不与别人对视，脸上没有半点表情。在外人眼里，郎八心情一定很难过，曹老爷子的半个儿子，效过犬马之劳，从婚事到丧事，实际上是郎八在操办。娶来的二奶奶，买回来的棺材，别人能办得这么漂亮吗？独生子说是曹老爷子的儿子，一个月照不上一次面，人前马后的，总离不了郎八伺候，郎家巷的街坊邻居都这么看。独生子也打着呵欠，大烟瘾犯了，就大婆姨拽着上她屋抽两口，临出屋时，独生子说：“郎八，你先回屋里睡一阵，晚夕还要守灵呢！”郎八这才往街门口走来。郎八眯了眯满院子的花圈挽幛，够气派的！见街门口围观的人群见他出来都走散了，心里恶狠狠地骂了一句：“瞧老子恶心吗？不顺眼吗？都是王八蛋操的！”郎八躺在自家炕上，摇着蒲扇，刚想迷糊一阵，一闭眼就看见曹老爷子的紫檀木匣子里的契约，那上面是他和借贷款人的签名，独生子若要拿着契约，就等于拿着郎八的一条狗命。天算不如人算，曹老爷子真他妈的鬼精灵，他得大头，我得小头，到头来套住的是我，没他一点干系，临死还要拽上我给他垫背！想必这些契约曹老爷子让他独生子眯了，不然的话，必要时由我陪独生子连本带利要讨回来呢？郎八把蒲扇蒙在脸上要睡，困意涌上来了，像一窝迷糊虫粘住了眼皮子似的。郎八梦见他晚夕一人守灵，众人都困极了，各找窝窝睡去了。天赐良机，他把大汽灯关了，只留灵前的洋蜡让点着。二奶奶在里屋耳房炕上打着鼾声，独生子在他爹炕上睡得死猪一般。郎八蹑手蹑脚拉开大衣柜门，用手摸了一遍没有，掀开蹲箱盖摸了摸没有，打开炕柜摸了摸没有。日他妈的！难道装进棺材里啦？不可能。是不是藏在二奶奶屋里炕柜内？对！郎八朝二奶奶屋走来，一操，门朝里闩着。忽听灵棚里

